

陈

44.618

小

川

之

卷

Y X

3,7

504858

504856

陈

第三辑

当代杂文选粹

第三辑

陈小川之卷

当代杂文选粹

中国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严 秀 牧惠 主编

当代杂文选粹(第三辑)

陈小川之卷

责任编辑：弘 征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75 插页：2

字数：76,000 印数：1—3,450

ISBN 7—5404—0347—0

I·275 定价：1.45元

出版者前言

一、杂文，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读者面很广泛，能起到其他文艺形式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哲学等方面的论著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杂文创作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也为了检阅和保存建国以来比较优秀的杂文创作，本社特出版《当代杂文选粹》丛书。

二、本丛书选取当代有影响的杂文作家有代表性的作品，每人一本，每本一般自五六万字至七八万字。由作者提供自建国以来全部主要的杂文创作并自选篇目，再由本社约请严秀、牧惠二同志担任主编。在编选时，本社及两位主编尽可能尊重本人意见。

三、本丛书以十种为一辑，每辑十人，除个别老前辈外，排名均以姓氏笔划为序，分辑则以收到稿件先后为主，也适当考虑每辑中作者地域的广泛性。

四、凡近年来已出版过比较全面的杂文集或选

集而此后又较少有新作问世的作家，为避免完全重复，本丛书均未列入。本社为此甚感抱歉，敬希作者、读者谅解。

五、本丛书在酝酿计划、编辑出版过程中，承广大读者、作家和文艺、新闻单位的支持、协助，尤以两位主编殚精竭虑，卓著辛劳，使它得以顺利问世，谨此并致谢忱。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录

出版者前言	I
攻豆腐也用它山之石?	1
艺术民族性随想	4
龙与刘阿斗	7
“假如也是终身制”	10
文昌君与财神爷	13
提倡站着	17
论“他人瓦上霜”	21
少一点闲言碎语	24
脱掉“长衫”	27
从未庄想到小丁宝	29
“蛇口观念”的启示	32
看到金牌后的闲话	35
吃螃蟹与用螃蟹吓鬼	38
变变面孔	40
将在外	44
各领风骚没几年	47
喇叭裤与“中国早就有”	50
该有“弄潮精神”	53

“塞翁失马”与“交学费”	57
废止“书橱式”人才观	60
帽子的变迁	63
“万金油”、“万应锭”的效应	66
治治“小报告”	69
不做古董	72
两种自立	74
关于新星光芒的思考	77
大伪难辨更需辨	80
从“批判家”想到他们的出路	83
“谦虚”之分析	86
走旁门的联想	89
建一座“家丑博物馆”	92
“家丑博物馆”里的沉思	95
有欲也刚真境界	98
也谈欲的正邪之分	101
再对“无欲则刚”质疑	105
唱起“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109
鸦雀无声不是好事	111
国运、棋运和别的运	113
闲话“五好家庭”	116
从“精益求精”说起	119
飞进来苍蝇怎么办	122
对“文明还是愚昧”的思考	125

我不信“芦荡精神”.....	130
论敢讲真话的“敢”.....	133
说“又.....又.....”.....	136
盼望中国出拳王.....	139
编者后记	143

攻豆腐也用它山之石？

据悉，在出外考察的代表团中，有为豆腐、蚊香、腐乳、烟花等专程前往香港“考察”的，香港同胞们大不以为然，说：“难道不来香港考察，中国便造不好腐乳、豆腐、蚊香、烟花？”

豆腐、腐乳之类在我国都是有悠久历史的产品，即使要“现代化”，目前暂时也排不上。那为什么也挤着花钱出去考察一下呢？恐怕除了某些人借此出去逛逛花花世界、捞点洋外快之外，他们的妄自菲薄、自惭形秽，不能不说是个原因。《诗经·小雅》有句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就是说，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做琢磨玉器的砺石。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些人竟弄到若要“攻玉”，非“它山之石”不可，甚至攻豆腐、腐乳也都非“它山之石”不可，这未免有些荒唐和奴气了。

由于妄自菲薄、自惭形秽的思想在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里作祟，使得我们自己的许多人才无用武之地，许多专家、学者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得不到重视，人民群众许多有见地的好主意、好办法得不到采纳。不仅如此，还生出种种怪事来：一篇很有创

见的论文，在国内被弃之如敝屣，而一旦在国外刊物上发表，在国内也就身价百倍了；一项发明创造，在国内似乎让人不屑一顾，而花了大笔外汇去买外国人同样的发明专利；一个人的书法艺术，被省内的权威说成是“鬼画符”，一旦他的作品在交易会上被外国人买去，骂他的就悄声敛迹了；一个人才，常常要外国人称赞了，在国内才得到承认；甚至连取下一些商店门口挂的“只供应外宾、华侨”的牌子，也得等外国人提意见……。

自惭形秽、妄自菲薄的思想，可以说是以无知为出发点，又以无知为终结的思想。“表面上烈烈轰轰，其实内囊已经尽上来了”的大清帝国，开始时奉行闭关自守政策，那时的皇上，王公大臣们，对外部世界一概是无知的。西方洋人已经进入蒸汽机时代了，我们的祖先还去欣赏女人的小脚。洋人在老佛爷面前昂然不跪，有人却在老佛爷耳边说：“洋人没有膝盖，腿是直的，所以不会跪。”这话倒也能骗得了人。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火药，于是后人用来做爆竹，祭祀祖先；洋人学了去，却用来做炮弹，轰击老大帝国的国门。一旦国门被洋枪洋炮轰开，那些曾笑话过洋人连跪都不会跪的人，又惊叹洋人“船坚炮厉”。于是，当年那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里的人，纷纷学起了自惭形秽。那些耻笑洋人的钟表玩艺儿为“奇技淫巧”的人，都学会把“洋务”办

成“降务”了。这不是从闭关自守的无知，发展而为自惭形秽的无知了么？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记得鲁迅曾经引用过康有为的话，人的膝盖为什么会弯下去呢？为的是便于跪拜；人的屁股上为什么肉特别多呢？为的是可以挨打。迅翁愤世嫉俗，也引此以作嘻笑怒骂。我想，这话倒很象那些见到“洋”字便自惭形秽的人的写照。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业，别人谁也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所以还是多把眼光放在人民群众中间吧！这样将能看到几亿关心四化建设、矢志改革的人民，可以琢磨玉器的“砺石”又何止万千！

（1980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艺术民族性随想

在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上，演奏了中国民间艺术家华彦钧(阿炳)的名作《二泉映月》。当余音还绕梁不绝的时候，一万八千名观众的掌声，已经卷起了一阵狂涛。然而对中国作品有着精深理解的指挥家小泽征尔，却在掌声中低头沉默了好几秒钟，才从那委婉、哀怨的乐曲中醒来。阿炳的艺术，使这位指挥家深深陶醉了。

由此使人想到，能够在世界乐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之地的中国作品，必然是象《二泉映月》这样的具有很强的民族性的作品，愈是具有鲜明、强烈的民族性的艺术，便愈能立足于世界艺术之林而不朽。在这里，艺术的生命力与民族性是密不可分的。这样的例子，在艺术的各个门类中都是举不胜举的。

波兰钢琴家肖邦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音乐家。可是肖邦却说：“我的钢琴只熟悉玛祖卡（一种波兰民间舞曲）！”仿佛他笔下那些醉人的音符，都源于玛祖卡，而玛祖卡中又蕴藏着他所有的创作灵感。这玛祖卡，能不能说体现着肖邦作品的民族性呢？

被称作日本画的那种清新淡雅的作品，尽管它

并不是每幅都画富士山、樱花，也不是所有的都是屏风式的构图；无论画的是夕阳、小雀，还是霁雪、修竹，总是饱含着一种浓郁的日本民族气息，使读画的人犹如欣赏一曲轻歌浅唱般的乐音，能不能说这就是日本画所体现的民族性呢？

我国优秀影片《喜盈门》在国内上映后，受到热烈赞赏。在美国上映也受到欢迎和好评。这部影片没有运用当今流行的武打、意识流和高超的蒙太奇手法，也没有让主角换二十多套行头，更没有哗众取众的噱头。它洋溢着浓郁的中国乡土气息。它之所以取胜的原因，恐怕正在于此。

强调艺术的民族性，并不意味着盲目排斥一切外来艺术，反对学习外来艺术的长处。中华民族的艺术，就是同世界其他民族的艺术不断地彼此融合，互相影响而发展的。今天，许多西洋艺术仍是我国人民精神生活所需要的。象人们之喜欢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海涅、拜伦、普希金、契诃夫……。但是，切不可在师人之长的时候就忘记了自己的民族性，妄自菲薄，自惭形秽。花了好大力气去学人家的皮毛，结果却丢掉了自己民族的特色，这无异于邯郸学步。当银幕上出现旧中国的农村姑娘，象俄菲利亚和茶花女那样去表达爱情的时候，人们总不会觉得比用芭蕾舞跳《贵妃醉酒》，用西皮流水唱《哈姆雷特》要自然多少的。

在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中，有着许许多多灿若群星般的艺术瑰宝。我们为什么不能象德国人因为有了贝多芬，英国人因为有了莎士比亚那样骄傲、那样自豪呢？

用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铸成艺术作品的筋骨，骄傲地去表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吧！这样的作品将能激发青年一代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自尊心，也将打动世界其他民族的人们，它将能够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1981年12月24日《中国青年报》）

龙与刘阿斗

发明商品搭配的人，算得上是苦心孤诣了。这得很会揣摩人的心理，利用人们想买俏货的心情，搭配上滞销货。同时所搭配次货的量又得恰到好处，不至于完全抵销俏货对人的诱惑力，这里很有一点优选法的道理。

你想买瘦肉么？好，搭上一块肥的；

你想买“大前门”香烟么？好，搭上一包“游泳牌”；

你想买面包么？好，搭上一本杂志；

你想买化肥么？好，搭上一公斤螺丝钉；

搭配的办法千奇百怪，让人啼笑皆非。这种商品的搭配风，被人们深恶痛绝。前些时候，商业部明令严禁商品的搭配，所以搭配风有所收敛。

可是，近来又有一种新搭配风正方兴未艾。

你想请我去演电影么？好，请给我儿子也在影片中安排个角色；

你想约我写一篇小说么？好，这是我女儿的新作，请先拿去发表；

你想请我作画么？好，请先发表我儿子的画。

搭配的办法也是无奇不有。这种新搭配风，姑且叫它作“裙带搭配风”。凡有人来请去演戏、作画、写小说的人，多少都是有些名气的人。这么一搭配，不仅得把自己的名气搭出去，怕是连自己的人格也搭出去了。

这些有了名气的演员、画家、作家们，多是年事已高，功成名就。唯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身后，子女们能不能继承父业，所以才拼着自己的名气和人格，为儿女们杀出一条通向文坛、画界的“血路”来。真是望子成龙心切。但是，子女究竟能不能在父辈们杀出的这条路上成了龙呢？那可难说了。

其实，即使子女们被这样提携着、拖拽着进了文坛、画界，发表了一两样作品，也不一定就成得了龙。是真龙，那得入得苍海，腾得云霄，独往独来，纵横自如，得靠自己的真本事。谁见过哪条龙腾云驾雾的时候，嘴里还得叼着老龙的裙带子的？现在有些导演，为了请动名角这位尊神，只好忍痛给名角的儿子也在戏里安排着跑跑龙套（而且得是中等龙套以上的角色）。有些刊物为了得到名家的大作以壮声势，也只好忍痛割出一块版面来，供名家的女儿练练笔。导演、编辑们的这种心理，也助长了裙带搭配风。

人的才能不是靠搭配搭得出来的，并不是把某人推上某坛、某界，此人就有了做某家的才能、素

质了。十几年前那种“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后来再没有人把它祭起来当旗帜了。可这种“龙生龙、凤生凤”的思想，在今天的一些人那儿，就成了“演员生演员，作家生作家，画家生画家”，如此等等。这不同样荒谬么？当然，并不应该反对作家的儿子弄文学，画家的儿子学画画儿，演员的女儿学表演。可以肯定，子承父业具有较好的条件，比较容易成才。而真要成大器，靠搭配是不成的。就算是搭配着上了银幕、舞台，让知道底细的人一说：“这是×××的儿子，搭配的！就跟你上回买了一包‘大前门’，搭了一包‘游泳’烟一样！”听了这话，又做何感想呢？

要说起利用便利扶子成龙，那么封建时代的帝王们是条件最好的。刘阿斗虽然不才，可生下来就是帝王命，刘备绝对不必去和诸葛亮、关、张、赵云说什么希望搭配之类的话。阿斗坐上龙椅了，可终究成不了龙，只能是条虫，国破家亡了，还乐不思蜀。可想而知，如果刘备是作家，拼出老命帮阿斗跻身文坛，一旦刘备一命呜呼，靠阿斗自己是绝写不出小说来的。

刘阿斗成不了龙，因为他是刘阿斗，如此而已。

(1982年8月 原载《雏飞集》)